

明詩話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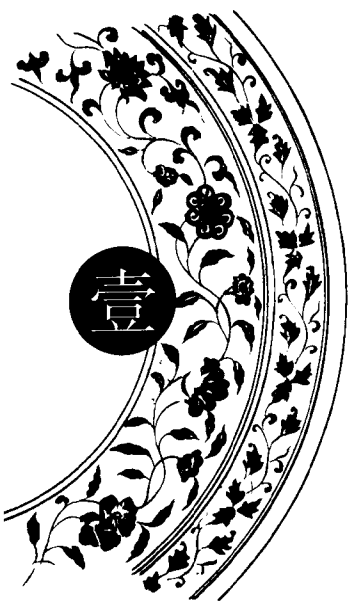
壹

吳文治

主編

明詩話全編

江蘇古籍



明詩話全編(全十冊)

作 者 吳文治 主編
責任編輯 卞 岐 姜小青 馮保善 常寧文

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 者 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江寧縣東山鎮金箔路 203 號
郵 編 211100
開 本 大 32
印 張 355.875
印 數 1—1000 冊
字 數 7,65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519-872-1/I·247
定 價 (全 10 冊)450.00 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題詩話全編

歷代詩話	論著甚豐
見仁見知	異曲同工
各照隅隙	勢難會通
斯編之輯	允奏膚功
壽諸梨棗	沾溉無窮

序

弢翁（楊明照）

壬申孟春吉日

序

昔歐陽醉翁退居汝陰，集詩話以資閑談。司馬迂叟以其尚有遺者，復續書之。自茲厥後，歷祀好事者之為，或論辭，或記事，實繁有徒。其書既多行世，遂以附庸為大國。分類別裁，《茗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之為是也；匯刻全書，《歷代詩話》、《清詩話》之為是也。然猶有不足者，論詩之人或無意于詩話之撰，或雖嘗撰詩話，而其議論未必盡在詩話之中，則其人生平之所論次，雖或見其詩話，而終未能盡窺其議論宗旨之全。此亦學林之闕典也。老友吳文治教授素精文獻校讎之學，思補其闕，因倡議輯《中國歷代詩話全編》一書，其歷代已成之作固赫然悉在，而諸家論詩文字散見于總別集、雜記、隨筆、或史傳、類書者，亦在網羅之列，依人件繫，于是詩論之屬其人者囊括靡遺，讀者漁獵其中，固將左右逢源，更無遺佚，其用顧不宏哉！余瀕年衰病，耳聾目瞶，已不復能從事文字之役，然得文治信，知此書明代部分八百萬言即將付梓，不禁欣然，深幸其成必將嘉惠文場，傳久行遠。又

夙知文治之精勤不懈，必將賈其餘勇，續成餘卷，以昭宣盛世文明之光。因其屬而勉為之序，固所願也。

一九九七年一月

八十四叟程千帆

序

序

在老朋友中，吳文治教授已編著了好幾種很有價值、嘉惠學林的大書，為大家敬佩。前幾年，知道他又在苦心籌劃《中國歷代詩話全編》，準備盡可能包括歷代學人論詩的各種見解，可能超過兩千多萬字，覺得實在太難得了。由於他聯系廣泛，充滿對學術事業的熱情，並得到目光遠大的出版家的大力支持，現在將達八百萬字之多的《明詩話全編》先行出版，十分高興。祝賀他和參加編寫諸位同志們共同取得的這一大成果。

中國的詩歌，就現尚留存的作品來說，至少已有兩千年的歷史。自從產生了詩歌，同時自然就會有對這些詩歌的感受、議論，以及對詩學的研究。現存的詩學研究，關於《詩經》的資料在先秦就已出現了不少，《論語》中保存的，雖語焉不詳，但涉及面已很廣，有些可說至今看來還驚人地合理、簡明、精辟，三言兩語，尚覺遠比今天某些繁文廢話扼要實在得多。後代學人，凡能文的往往同樣能詩，對

文學、詩學都有大量的或零或整的著述，已成專書播在眾口的固已甚為豐富，未成專書，散在文集、雜著中，以及成書而未得廣布，甚至未得刊行的，實際更多。這還不包括通論文事，闡明藝術一般原理、規律，可以通用于詩學的資料在內。有些詩學的藝理，實際還含蘊在詩的創作之中，并未明講什麼趣味、方法、技巧，有待研究家去發現，揭示出來，因過去許多包括「詩話」在內的詩學中創見，原就是直接從詩作中精研、推究、涵詠深悟中得來的。這方面的學問深廣無涯。隨着時代的進步，視野的擴大，角度的豐富多樣，開掘的越發深入，而且創作積累無限增加，每一代學者都面臨着各種挑戰與創新的機遇。學問是永遠做不完，誰也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的。但每一代人能在研究資料的積聚、整理，提供後人若干研討的便利上所做的功績，將都是能為後人長久銘記的功績，為人類文化的不斷發展進步盡了一點應盡的責任。

「詩話」始盛于宋朝，不妨說先秦已有。明代清代更多。其作用是多方面的，讀者偏嗜某種詩話的內容完全可以，也不必輕視其他詩話的別種作用。有些詩話專著已包括了論家的主要觀點，但他的文集中還有不少很好的意見，這次也另加補充了。有些「詩話」專著則並未能包括論家的主要觀點，如歐陽修之與《六一詩話》。有些極重要的論家則並無詩話專著，如蘇軾。《明詩話全編》都清楚地理解到這些情況。「詩話」專著保留不動，另加補充，沒有「詩話」專著的另為新編。從而大大豐富了研究材料，將在詩學研究領域中產生重大的提高、革新的作用，使很多過去湮沒不彰或未受重視、缺乏比較的見解，進入研究者的思考、再思考中，從而使詩學的研究造成新的局面。

非常感謝文治教授和參加此書編選工作的許多同志朋友們，你們已為這部全編的出版帶了一個好頭，我殷切期待不久就能讀到這部大書。

徐中玉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在上海

序

一九九一年冬至一九九二年春，在匡亞明同志領導下，我曾參與製訂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當時江蘇古籍出版社所報的重點項目中，即有吳文治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詩話全編》。一九九二年五月，在北京香山召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全國有一百餘位專家學者參加。在討論中，曾有人對書名提出疑問，認為既然所輯大部分並非傳統意義中的詩話，而是輯自詩文集、筆記、史書、類書中論詩之語，則似改為「歷代詩論」較為合宜。那時規劃的修訂工作是由我具體主持的。我覺得，這一意見有一定道理，但我總感到，文治先生這樣做，對古代文學思想特別是詩歌理論研究含有一種創新開拓之意，是很值得思索和倡導的，因此經過一番解釋，仍按原名列入規劃。現在又經過五六年，由「八五」轉入「九五」，這一全編中的明代部分即將問世，作為古籍整理園地的一名耕耘者，也作為文治先生多年之交的好友，對此我確有一種「來之不易」的欣慰之情。

大家知道，詩話是我國古代詩歌理論批評的一種特有形式，這種形式在北宋中期創立後，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一些友鄰國家如古代朝鮮、日本等都產生過極大的影響。這一文學現象本身就值得探究。詩話是一種筆記體。宋人許顗在《彥周詩話》中曾對其內容作過這樣的歸納：「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後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的《詩話》一章中，則又把歷代詩話分為「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兩大類。自宋至清，詩話本身也有其發展過程，由最初的「資閒談」而逐步演進為辨理之作。但不管如何，中國古代詩話，其本身即有一種極大的藝術感染力，人們讀詩話，不一定即想從中得到某種知識的傳遞，而是在不經意的繙閱中不知不覺地獲得一種美的啟悟，一種詩情與理性交融的快感。這種中國特有的對審美經驗的表述，是十分豐富的，是有世界獨特地位的。

但也應該看到，作為文學批評、詩歌理論的一種樣式，詩話本身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最主要的是詩話終究是一種筆記體、隨筆體，這種自由隨意而每一則文字又甚少的寫作方式，對於完整表述文學思想，總使人感到缺乏系統性與思辨性。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事實也昭示我們，不少作家、文論家，他們是採取多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文學思想的，除了常見的議論文外，還有如序跋、書信以及史傳文等，有些詩人似更喜歡在詩作中表露其創作見解。我們現在應當從整體來研究古代文論，不受詩話體的限制，對有關著述予以全面的收集、梳理，並作有機的整合、建構，這應當是我們當代文論研究科學化、思理化的要求。八十年代以來，在理論研究方面，史的敘述，已經逐步深

入開展，這就要求我們在史料的輯集與整理上應有相應的較高學術層次的格局。

現在文治先生從我國詩歌理論發展的總體上加以把握，把「全編」工作上起先秦，這是有眼光的。清人杭世駿《榕城詩話》的汪沆序就曾提出：「予惟詩話之作，濫觴于卜氏（按：即子夏）《小序》，至鍾仲偉（嶸）《詩品》出，而一變其體。」在系統收集詩話體著作的同時，又廣泛搜輯其他文體中的論詩篇章，這就不僅突破文體結構，而且對調整我們研究者的知識結構也是很有益處的。八十、九十年代，我國古代文論研究取得重大的進展。由古代文論的研究發展為當代文藝理論的建設，正是傳統文化現代化的一項有意義的課題。我們一方面要加強理論闡發，一方面要有計劃地規劃史料工作。我總覺得，我們現在要進一步推動文學史研究、古代文論研究，最主要是要提高研究者的素質。而要提高研究者的素質，就要講究實學，不尚空談。就目前文學史研究的實際狀況看，我認為，加強史料學的研究，恐是當務之急。在這方面，文治先生的這套《中國歷代詩話全編》，正能正本樹標的作用。因此我希望，在繼《明詩話全編》之後，其他部分在今後幾年內也能陸續印出，這才是真正的傳世之作。

傅璇琮 一九九七年二月于北京

序

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的遺產極為豐富，伴隨着文學創作的發達，文學理論批評也十分活躍，留下了大量資料。在各種文體的理論批評中間，詩歌理論批評不但數量繁多，而且往往具有理論深度，尤引人矚目。

近二十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批評異常關注，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有着重歷史、理論探討的研究論著，另一方面是資料的輯集、整理，這兩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資料的搜輯整理工作做得完備、細致，則為歷史、理論探討鋪下了堅實的基石。

吳文治先生主編的這套《中國歷代詩話全編》，既收論詩專書，又從詩文別集、筆記、史書等諸多典籍中輯集有關文字，篇幅浩瀚，是迄今為止輯集中國歷代詩學論著資料最為全面完備的一部。即

以《明詩話全編》而論，原來成書的詩話，《中國叢書綜錄》著錄五十八種，本書收集則達一百二十餘種。本卷新輯錄的明人散見詩話有六百餘萬字，約占本卷總量的四分之三，比成書的詩話要多出許多。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本卷的問世，為明代詩學理論批評提供了極為豐贍翔實的資料，對這方面的研究無疑將會產生巨大的作用。

文治先生治學非常勤奮，孜孜矻矻，長期不倦，其著述為學界所稱道。現在又主持編纂這套《中國歷代詩話全編》，益見其在整理中國古典文學資料方面的宏偉氣魄。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這套《中國歷代詩話全編》是造福子孫後代的基礎工程。作為同行，對於《明詩話全編》的首先推出，除表示敬佩和贊賞外，還衷心祝願其它各部分今後能够順利地陸續竣工和出版。

王運熙 一九九七年二月於上海

前言

詩話發展到明代，形成了中國詩話發展史上繼宋詩話之後的第二個高潮。不僅詩話數量多，而且涉及面廣，前人論述的不少詩歌理論問題也有不同程度的向縱深拓展。這個時期原已單獨成書的傳世詩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四十二種，《中國叢書綜錄》著錄五十八種，當然都極不完備。本書編纂明代詩話七百二十二家，其中便收錄了原已單獨成書的明代詩話一百二十餘種。這個數字雖然也還不能說很完備，但凡盡力所能及便可蒐羅到的原本詩話，大致都已經過整理後編入本書。本卷收入新輯錄的明人散見詩話六百餘萬字，約佔本卷全書的四分之三。六百餘家原先無詩話輯本傳世的詩論家，從此有了輯本；一百餘家原先有詩話專著傳世的詩論家，經補充輯錄散見詩話後，其詩論著述更臻完備。

詩話到明代之所以能再次形成一個發展的高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詩話和詩歌創作，在朱明王朝統治的二百七十六年中，可以說是同步發展的。明朝詩壇有一個突出的不同於先前各朝的特點，這就是詩人派別多，詩作數量多，詩派之間紛爭多。這一時期的詩話，有相當數量便是不同詩歌

派別之間不斷紛爭的產物。這是明代詩話所以能繼宋詩話之後大量湧現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明代詩話便具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從總體上看，明詩話在以下諸方面比它先前的詩話有了明顯的突破：（一）詩話寫作的目的，基本上已跳出「以資閑談」的藩籬，較為自覺地進入了詩學理論批評的領域；（二）詩話的內容，大多不再以詩本事和考釋詞句為重心，也不像元詩話那樣偏重于詩法詩格，而是加強了詩歌理論的探索，使詩話具有一定的理論色彩；（三）一些詩話專書，在編撰體例的系統性和詩論探索的拓寬方面，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如關於詩歌藝術本質和審美特徵的探索、關於詩歌歷史發展軌迹和詩學流派興衰演變規律的探索、關於詩歌藝術美的探索，等等，都有前人所未發，對後來產生過影響。

明代詩話的發展，根據明代詩話的內容以及各個詩派及其詩歌創作等情況，可以分作前期、中期、後期三個時期。

（一）明代前期的詩話

這一時期，包括洪武至成化（一三六八——一四八七）約一百二十年左右。主要詩派有「閩中十子」、「北郭十友」、「台閣派」、「性氣派」、「茶陵派」等。但在這些詩派出現前後，已有張以寧、黃子肅、宋濂、劉基、胡翰、朱右、貝瓊、王禕、蘇伯衡、高啟、瞿佑等一批著名詩人及詩論家活躍在詩壇上。本書編纂這一時期諸家論詩之語近兩百家，包括原已成書的《黃子肅詩法》（黃子肅）、《唐詩品彙》（高

樣）、《歸田詩話》（瞿佑）、《菊坡叢話》（單宇）、《詩學梯航》（周叙）、《詩學權輿》（黃溥）、《詩談》（徐泰）、《夢蕉詩話》（游潛）、《懷麓堂詩話》（李東陽）等近二十種。

明初詩人和詩論家大多由元入明，論詩多沿襲元人宗唐抑宋觀點。「閩中十子」是最早崛起于我國東南一隅的詩人集團。他們是林鴻、鄭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陳亮、王偁，及林鴻弟子周玄、黃玄，而以鴻為之冠。他們是明初較早提倡「詩宗盛唐」的詩派。其首領林鴻，強調詩應以盛唐詩歌「為楷式」，旗幟鮮明，影響很大，以至于「閩人言詩者率本于鴻」（《明史·林鴻傳》）。高棅為擴大詩派影響，特編撰《唐詩品彙》，以提供「學唐詩者之門徑」。此書在很多方面繼承並發展了《滄浪詩話》的觀點，講「悟入」，提倡學習唐詩以盛唐為宗，李、杜為主。這不僅上承滄浪之說，體現了閩中十子派的詩學主張，而且下開七子派之先河，對有明詩壇影響甚為深遠。

張以寧、黃子肅、貝瓊、烏斯道等，雖不屬於閩中十子派，但詩學觀點比較相近。張以寧就頗受嚴羽妙悟說影響，他把「悟」、「趣」、「神」作為好詩的標準，并以此來反對詩壇模擬、雕琢、纖巧之弊，強調寫詩必須「脫略于形似之粗，領略于韻趣之勝，其悠然有會于心」（《秋野圖序》）。黃子肅所作《詩法》一卷，從「得意」、「得句」、「得字」分層論述具體運用嚴羽妙悟之法。他把嚴羽要求作詩「不涉理路，峭落言筌」的理論引用來論述「詩之悟意」，認為句有法，也「當以妙悟為上」，貝瓊提倡寫詩應「求至味于無味之表」（《白賁軒記》），「求神于形之外」（《遠清堂記》）。認為「凡藝始于學而卒于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也可見他受嚴羽的影響。